

弗·德·齐宾

寂 静

霜雪天，一碰就响，一片寂然，
雪原冻结了，像来了个底向天，
我总感到：
就像一只雨燕，
你刚刚晃动了两下——就猛地倒栽葱
飞入了雪的深渊。

就让沉寂把我锁住吧，反正总是
没完没了的冬季，春季，流年，
把没有个性当成谎言摆脱掉，
我把大自然的沉默装入
自己的心里
像装入了一个发出声响的颤动。

可是山洪哗啦啦地到来了，
涌向峡谷，涌向平原与河汉，
我只能从无声的心中
把寂静的透明一滴
向着你呀
苦痛地滴去……

谢 谢

这里寂静。清朗。露水一样透明。
这是歌唱的心奔驰的好地方。
谢谢你啊，郁郁苍苍的丛林，
为了你的蘑菇、雨水和荫凉。

在云团一样的摇荡的枝叶中，
因为预感到严寒和霜雪，
繁星一样的干花蕾撒满了
俄罗斯的白色柳枝尖。

感谢你们，柳树上的小枝条——
冬天近了，并不是无缘无故，
为了世界上变得更加光辉，
你们燃起了那红彤彤的叶簇。

这是我在跟谁打招呼，发议论。
到底为何我要在世上转游——
我将怀着苦痛的感情远离你们，
我要离你们而去，很久很久！
在烟云一样的古老的丛林后，
是星际的灰尘——无穷的羽茅草。
谢谢你啊，歌声嘹亮的祖国，
为了你的悄无声息的茅舍。

我要做一个合群的众人称颂的人，
我要用心努力地挖掘语言的矿藏，
为了让我自己的真理与脉动

像树叶一样发出声响，
为了在树叶的响亮的声音里，
穿过了一片浑沌，
穿了清晨的炊烟，
从新感觉到一个瞬间
和另外一个瞬间的统一。

我要踏着露水走去，
身上发瑟，疲累不堪——
可我还是要
谢谢你，林间的小路，
为了你指引我向前。

谢谢，为了这枝头的闪烁，
为了这叶子的婆娑声，
为了阴影，
为了透过绿叶之间的隙缝，
那一天尽早出现。

（1972 年）

“我生活着，一个人……”

我生活着，一个人，
老老实实，干干脆脆，
我用你的缱绻柔情
一直维持到今天。

当灵魂已经腐烂，
当谎言蹲踞心窝，
很早很早我就知晓，
你总会赶来救我。

不是我拯救了你，
确实是你把我挽救——
我的苦痛，我的忧郁，
紧紧钉在你的心头。

是的，我请求过你：燃烧吧！
在你的失眠时光——
我一辈子也不离开你，
一直停留在你的篝火旁。
我一点儿也不责备你，
说你握有这种权柄——
可以用打击的矛枪
准确地将目标射中。

你一直走了过来，
走过战乱，走过硝烟，
一直走了过来，

好像是你烧掉了
我心里的疑团。

你可以向我证明，
你可以给我希望——
应当更痛苦地等待，
更单纯地生活在世上。

所以，在这风雪人世，
迎着风的呼号和尖叫，
在直挺挺的树上，
全部冬天枯叶萧萧……

（1975 年）

“ 眼眨了一眨…… ”

眼眨了一眨——在远处，
这一瞬随即忽然消泯——
又是一阵穿堂风光降，
一直吹进了我的心。

皱纹割裂着额头，
过一天就减少一天人生；
秒针在悄悄地溜走，
表面上在轻轻地颤动。
但我却为一件事不安：
在我的时间上面，
时针偏偏无法入睡，
像农村青年的冬天晚会。
心灵的流动外观，
飞驰的一个小小的部分，
难道能化为这个瞬间，
像化为大理石制品？

生活会不留下一点儿脚印，
假如在寂静中，在风雪里，
我像那个时针似的狂奔，
总是出不了被禁锢的范围？

可是我却坚定地相信：
生活——不仅是一种负担，
假如你能用心

作一个盾，
猛向前当头阻拦时间……

（1973 年）

丽·菲·卡扎柯娃

“ 做个幸福的人生活在世间多么容易！…… ”

做个幸福人生活在世间多么容易！
四月的香皂洗涤着春天的泥土。
应当生活，应当欣赏残存的积雪，
欣赏青草，或是，说得更加确切，
欣赏有无之间的一抹淡淡的绿，
让你动心的征兆在草色里闪烁。

做个幸福人生活在世间多么容易，
当阵阵暴雨冲掉了街上的污泥，
你就势赶忙将心灵清洗，
用放纵的笑声，用晶莹的泪水，
你热切的眼睛初次发现世界，
为那人，也为你自己。

做个幸福人多么容易，因此不必
为人世间地狱似的痛苦而忧凄：
爱情猝然破灭，朋友负心背叛，
你要再次学会舍弃、寻觅、拚搏，
用柔和的羔皮将坚毅来包裹，
在希望的镜子上书写：“ 活着！”

举止像马克·吐温笔下的少年，

你以近乎兴奋的情绪留意察看，
老奶奶们如何在把头摇，
你应当宽宏大量无私地操劳，
并将接触孩子看成一种爱好，
当他还属于你，当他还小。

（1973 年）

“一切都会过去……”

一切都会过去——这也可以度过，
记忆将从详情的细节里得到解脱。
……那年我孤孤单单心绪索寞，
只有书籍跟田里庄稼陪伴着我。
在那长久得无法衡量的几分钟内，
伴随着最疼痛的创伤逐渐愈合，
我终于明白了：很多戏剧性场面
无异于是放荡荒唐和盲目奔波。
经过长时期昏聩愚昧的争斗，
经过密林之中急切悲哀的呼唤，
我终于算感受到了宁静的纯洁，
体验了沉默不语的含义最为深刻。
不妨说生活之所以分外美好，
因为我到底没有做谎言的俘虏。
一颗心识破了喧闹的阵阵声浪，
胸膛中积聚的愤慨有很多很多。

（1973年）

“我像泥土……”

我像泥土，
像千年荒原中的泥土。
天高九重，
难和我熟悉相处。

暴雨把我抽打，
太阳灼透了我的肌肤。
时光的负重，
仿佛千军万马，
踏过我的胸脯。

可是，因为我对天空
执着忠诚地心怀倾慕，
阵阵细雨，飘荡的清风，
给予我深情的爱抚。

阵雨清风喜欢我，
尽管我置身在一片荒芜，
阵雨清风陪伴我，
历经了条条坦途。

头顶是依然如以往的天空，
我昂首阔步！
在人们无望地沉默不语处，
我引吭高歌，笑声不住。

脚下是一如过去的青草，

我昂首阔步！
我有歌唱欢笑的权力。
我不怕所有坎坷困苦。

依傍草垛、白杨、嬉笑的溪流，
我感到无拘无束，
落满灰尘的车前子，
能替我解除屈辱。

我无须乞求
过夜的住处、面包与灯烛，
在河湾丛林的树叶当中，
我舒服自如。

而只要发生不测——
我报出名字，跨出一步……
在亲人之间我仍然如故，
收容我的会是每一棵树。

“我向光也向影子学习……”

我向光也向影子学习，
现在领悟了一个道理：
发觉失去的那些东西，
比其他发现还有意义。

冗长诗篇的篱笆倒了，
用诗句再也不能代替
无言的勇气：失去吧，
必须再次从头做起。

像置身在古老的童话里，
预卜的答案让人忧虑：
向左，坐骑遭遇不测，
往右，人无葬身之地……

但你迎着刀口行进，
精神抖擞又无所顾忌，
摒弃谎言，克服战栗——
为这种丧失有无限欢喜。

往前、奉献、努力吧！
希望你坚定不游移，
摆脱失去的那些东西，
欢笑的生命中充满了朝气。

“ 我们年轻…… ”

我们年轻。我们的长袜打着补丁。
我们苦闷。这是青春招来的不幸。
可是在一幅幅廉价的窗帘背后，
无偿的空气中春天的气息正浓。
我们已经不再迷恋布娃娃和小皮球，
而很久以来却经常有朦胧的憧憬，
公园中树荫掩映，一个个的小伙子，
请我们荡秋千，喝克瓦斯，看电影。
印花布连衣裙要与我们告别分手，
后跟磨坏了的皮鞋也不再重逢。
我们年轻。我们之中谁也不抱怨。
我们笑嘻嘻，牙齿洁白，体态轻盈。
晚上多么清新！石头潮，码头腥，
薄荷、花粉、沙土的味道沁人心胸……
我们年轻。我们的眼光苛刻、专注，
我们喜欢争执辩论，喜欢徒步行走……
啊，明朗的青春请别离开我们，
当我们一旦长到成人的年龄，
当异样的境遇，成年人的际遇，
引导我们踏上每条陌生的旅程。
但愿我们还像少女时那样骄矜，
不背弃第一次出口的“行”或“不行”。
但愿形同铜币的一轮晶莹圆月，
一如往昔比所有钱财都更受珍重。
生活如同铁砧。请举起榔头来吧！
持守青春——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我们年轻。我们永远用年轻的眼睛，
阅读书籍，注视河流，面对明镜……

“ 我早就不是乐观的女人…… ”

……我早就不是乐观的女人，
你浓密的睫毛撩动我的心，
我们聚首相逢的此处，
有一天或许会荡然无存。

纵然这儿会变成一片废墟，
即便余烟之后只剩灰烬，
但这段恩爱已永不消失，
有过这个地方，无法否认。

生活中很多现象我敢正视，
前额上刻画着生活的烙印，
仿佛许许多多平凡的人们，
我有自己的历程和命运。

（ 1972 年 ）

弗·伊·费尔索夫

在叶赛宁的故乡

荒草还没有覆盖小径，
你的脚步声还依稀可闻。
娇弱的白桦还在闪烁，
如同母亲洁白的头巾。

林间的絮语，谷中的籁音，
还有斑鸠在树枝上的鸣唱，
都在召唤你回到这里，
无论你是幸福还是悲戚。

它们盼望着抚爱与问候，
无论你发生了什么事情。
鱼儿到了夜晚就要戏水，
蝴蝶经常展翅飞向光明。
映射出玫瑰色的光辉，
群马在日落时分喷着响鼻，
传来了马驹的受惊的叫声，
灰蓝的夜雾逐渐沉寂。

它们都在等候，等候着你，
无法相信你已离开半个世纪。
再也无法回到广大的人间，

两扇巨门也已紧紧地关闭！
你留下了那么多蓝色的情调！
你走的时候正是狂风暴雨，
但你像一滴永远不干的眼泪
遗留在俄罗斯母亲的脸上。